

奎
專

奉賢後學
伯庸書



上

奎 專

奉賢後學
伯庸書



祭瀛壺先生小象 武進郡 春樹寫



小瀛壺傳館圖

晉郭一臨溪一草堂
先生高卧傲羲皇
磨穿古籍久章富
樓上瀛壺歲月長
名薄鼎鼎鍾輕
太傅神交湖海仰
中郎優貽飽亭山林
福寧藏人間有漢唐
青藏齋 湖立題



詩史序

或問余曰。詩言性情。史道政事。詩爲韻言。史爲文言。詩筆主葩。史筆主實。各不同也。瀛壺名詩以史。可乎。余曰。可。孟子謂詩亡。然後春秋作。是詩乃史之先聲也。宋祁謂杜甫善陳時事。世號詩史。是詩可名史之左證也。曰然則瀛壺之詩史。與工部之詩史同乎。曰不同。工部傷時憫亂。一發於詩。讀其詩。可以規開元以來之治亂盛衰。故號詩史。云者。謂如一朝之史也。瀛壺之詩史。云者。祇如一身之史也。焉得同。曰然則先生舉工部之詩史爲比例。何也。曰士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工部策名唐朝。委身君國。故心乎君國。以爲詩。則可爲一朝之史。瀛壺低頭草莽。而能孝友。以處家庭。俠義以處師友。篤實超逸。以行心所安。而得身所樂。本其經歷。以爲詩。則可爲一身之史。史不同。其均宗於詩。則同也。且孔子嘗有言矣。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夫一人之事也。而可曰是亦爲政也。則一人之事之詩也。亦可曰是亦爲史也。已曰然則士能詩即可名以史乎。曰是又不然。史者記

事者也。使士而有事可記。如瀛壺有詩。記事如瀛壺。則名其詩爲史。亦無不可。不然。風雲月露之詞。險仄尖叉之韻。光怪陸離之色。淫靡柔曼之聲。亦何與。其。人。之。行。誼。何。關。其。人。之。品。格。而。可。以。史。名。哉。瀛壺之詩。其詞詩也。其意不在詩也。其詩也。其事也。其志也。故曰。史也。豈諸吟風弄月之詩人比哉。既語。或。人。因。記。於。端。以。告。讀。瀛壺。詩。者。繫。吾。三。筆。

詩史引

史以紀事。編年爲體。詩以緣情。感人爲用。不相入也。然而一歌一詠之所託。未嘗不言如其心。心如其事。其出於實錄。則一特史之義。顯詩之義。晦微有間耳。顧不名以史而名以詩。詩其體也。又因詩而繫以史。史其志也。無一事不見於詩。中無一言不見於詩。中出而與天下賢士大夫遊。並無一人不見於詩。中推之一江山之憑弔。一人物之品評。一花草之精神。一家庭之構造。一身世之變遷。無詩而非史。亦無史而不寓於詩。是詩之流皆史之流也。故名以詩史。彼夫陶之飲酒。郭之游仙。謝之登山。左之詠史。杜之感亂。傷離。各自有所以傷心之故。借詩一洩之後。之人讀其詩。未嘗不尙論其世。是以史之流入詩之流矣。甯獨異哉。嗟乎。世無信史久矣。信口信耳。信胸臆。自昔而然。史不足信。而求諸詩。詩有足徵。而納諸史。瀛壺於此。蓋不勝無窮之感。想不願彰往於史。而別求索隱於詩。謂瀛壺一生之詩。皆瀛壺一生之史可也。謂詩寫瀛壺之史。史存瀛壺之詩。無不可也。讀吾詩史。固當並文史而合。

鏡之尤當統。史而集成之。詩乎。史乎。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矣。是爲引。

綴言一

莊周氏疾夫世士之沉濁不可以莊語也。則託意於荒唐謬悠之說。以玩世滑稽。故獨超然不涉乎人道之患。夫孰得而測之。讀壺史者不可不知。晉潘安仁有言。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爲政也。讀壺史者不可不知。

晉陶元亮所爲詩文。傾倒所有。借書於手。皆自道平生真意。又從田園耕鑿一段憂勤中。友朋山水一種情趣中。討出詩文之樂。所以爲真曠達。讀壺史者不可不知。

古之以居士稱者。惟唐白香山。宋蘇東坡最著。樂天蛻世終歸海山玉局前身。本爲奎宿居士云乎哉。讀壺史者不可不知。

朱鄧牧作伯牙琴。其言曰。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鼓琴。知琴難也。余獨鼓而不已。亦愚哉。然終未遂無子期也。作伯牙琴。讀壺史者不可不知。

宋鄭所南曰。天地之靈氣爲人。人之靈氣爲心。心之靈氣爲詩文。詩文者天

地間之靈氣也。吾其靈靈乎。其不靈靈乎。此其所以垂笑於青山綠水間也。讀壺史者不可不知。

清板橋道人曰。板橋詩文原算不得文章。有些好處。大家看看。如無好處。糊窗糊壁。覆瓿覆甕而已。讀壺史者不可不知。

錄此畢。演其意如後。昔所讀書已束高閣。只弄此一枝筆。便崛強數十年。今復閱之。不知誰作也。用不着留與讀吾集者說聲。好好。吾狂笑而起曰。老老。老推卷而言曰。草草。草誰其知者。道道。道比於作者。錯錯。錯瀛壺居士識。

綴言二

瀛壺於身於家於友俱從吾心血鑄出來祇好言外得之故不以紀事爲史而以詩文爲史。

瀛壺詩文祇取詩如其人文如其人而已其贈朋友詩文祇取是此人贈此人而已所存友贈詩文亦然故曰史也惟其真也。

取名壺史總其成也別以文史詩史從其類也一卷壺史如鏡平生天地間有此晚景打疊之一人以與五洲人物相照應不多求也。

五岳自峻四瀆自深西湖佳山水自秀卽一邱一壑亦自有引人入勝處瀛壺之人作如是觀瀛壺之詩文作如是觀願讀吾壺史者亦作如是觀携一張琴向晚風前指下山自高水自深覺笙歌院落燈火樓臺轉足使人煩厭有如是會心人請讀我壺史。

瀛壺爲人始於身及於家歸宿於友寄託於詩文一一皆其歷史凡無關實錄與泛泛交際之文字概不羈入示真示實史之宗也不以詩文矜著作

也。由詩文以知其人。請讀我壺史。

古無自評文字者。故往往作者之意多晦。瀛壺莊諧雜出。各繫以小誌。明作意也。至文字之得失。則視吾友之評判。是正之。集中圈點。老友龐阜甯主張爲多。間參瀛壺。已見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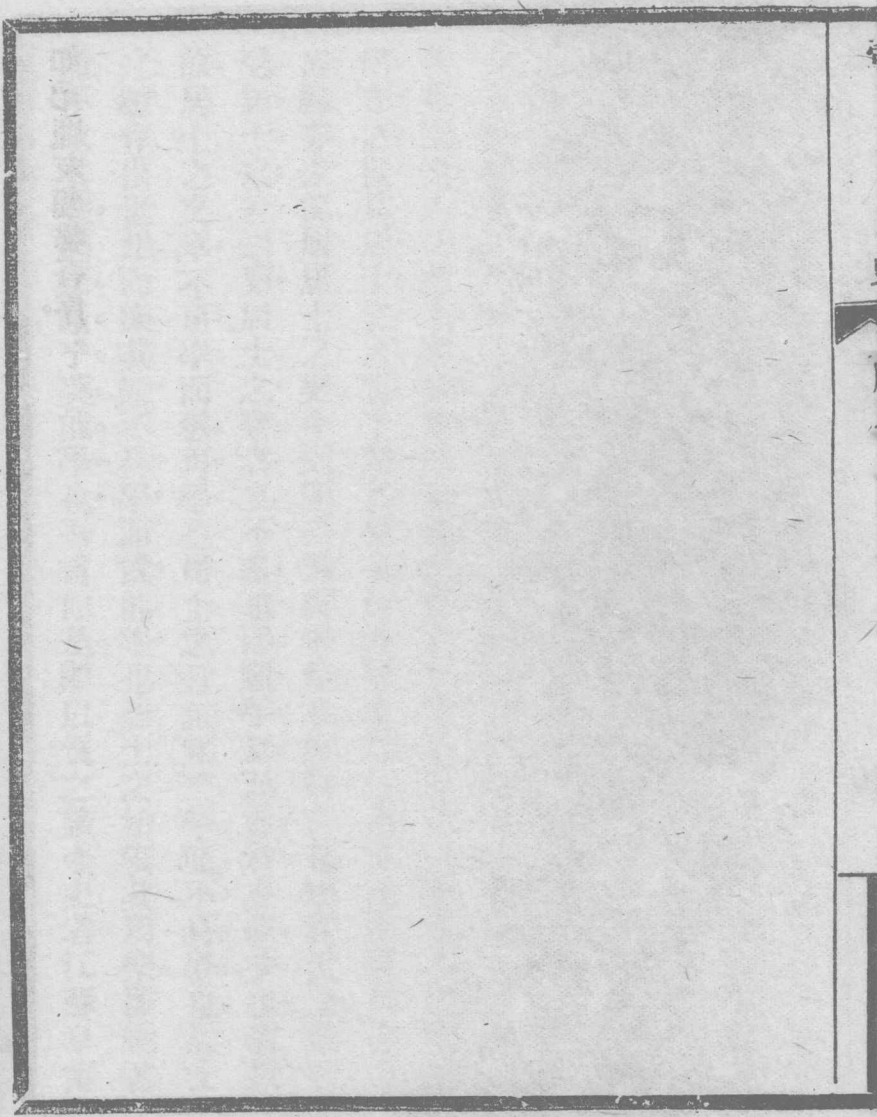
凡詞曲傳奇雜錄。歸入史餘。附之卷末。亦史補之意也。

龐序

始忍受人世難堪之苦。以希冀人世難得之樂。繼果得人世難得之樂。以酬報前此忍受之苦。此英雄豪傑之事也。而恆人或能學之。始安行吾心本願之樂。猝遇人世難堪之苦。繼感悟世途荆棘之苦。而逃入世外無上之樂。此聖賢仙佛之事也。非妙人不能似之。吾於今世士不能不以妙人目瀛壺居士也。居士之言曰。人生至樂。無過父子兄弟師友間。此其本心也。生於其心。發於其事。故其處家庭也。行其所安。而適其所樂。有時雖難爲情。而仍不改此度。卒能委曲成全。其待師友也。亦行其所安。而適其所樂。舉古所謂甯人負我。毋我負人。與死者復生者。不愧諸至詣。一一實踐之。而所歷之艱辛。所蹈之危險。遂不可殫述。居士於是乎靜觀默運。玄悟神會。翩然以入世身。作出世想。一任身受者。旁觀吾者。近接我者。遠聞我者。甚且敵我仇我者。之感我信我愛我重我推舉我崇拜我而仕宦則無心也。職務則不負也。並家事亦勅斷也。名利則弗屑也。玩好則罔顧也。並姬妾亦不置也。築小瀛壺以

居。莫若焚香。觀花對竹。觴詠焉。言笑焉。嘯歌舞蹈焉。間常著詩文以自怡悅。卽以求知己。曾不希圖不朽。惟取愉快。晚年如是。欲不謂之妙人得乎。頃者居士寄新編壺史稿見示。則以其身家世所經發爲詩文辭者。卽以其詩文辭紀其身家世以文章求知己者。卽存知己於文章。此史之名所由來也。壺史中曾未一言所歷之苦。祇暢述自得之樂。而能令讀者自知其樂中之苦。又咸欲樂其所樂。居士其聖賢之流亞而仙佛之化身耶。嗟乎。居士始得之苦。非猶夫人之苦也。其苦也。原樂也。繼得之樂。非猶夫人之樂也。其樂也。生當今之世爲居士之人宜乎樂其樂也。余亦居士知己者。始未能履居士之苦。繼亦未能履居士之樂。今則願學焉。慮未能也。匪特余也。曠觀世士能甘受居士之苦。知樂居士之樂者。良不多也。卽願學焉。而能者亦將少也。何以故居士之文章不可學而猶可學也。居士之行誼宜乎學而不易學也。居士之繼作出世想而樂其樂不易學而或能學也。居士之始安其所樂。雖極苦而不改其樂。則斷斷乎莫能學也。吾言如是。願以質之讀壺史者。江蘇阜甯

如弟龐友蘭馨吾序。



吳序

瀛壺居士就叢刊詩文編壺史成。將付剞劂。掇其所爲讀壺史之綴言二。自序自傳自述篇各一。並龐阜甯序一篇。先鈔副本。抵書小圃。屬以駢文序之。蓋見小圃近序青浦潘次檀龍潭故居圖駢作也。小圃客在座。見書。請檢叢刊讀之。出屋有聲。擊壺欲碎。相與手觚口沫。氣盪神迴。客曰。此才子不偶者也。小圃詭答曰。不然。瀛壺詩文活潑潑地。鳶魚飛躍。入非非。想蜃氣樓閣。一分愁苦。十分快樂。何爲其不偶也。客蹙然曰。彼自述言矣。曰。無所用之。忽然老矣。不得已也。尙何言哉。之四語。一重一掩。一吞一吐。驚風雨泣。鬼神呼古人望來者。方聚千秋無數才人於一灑淚中。子奚以爲。若解於是。小圃逡巡乃作色起而應曰。客見瀛壺於詩文矣。雖然。猶筌蹄也。夫文者載道之器。詩者言志之物。論文必覈其行。而履道者見。論詩必逆其意。其爲志也。亦見。余斷瀛壺至性中人。名教中人。及發爲詩文。始見爲才人而已。且名其詩文曰壺史。雖曰在壺言壺。而史之名對經而立。古者易著儀象。書敦彝倫。詩言性